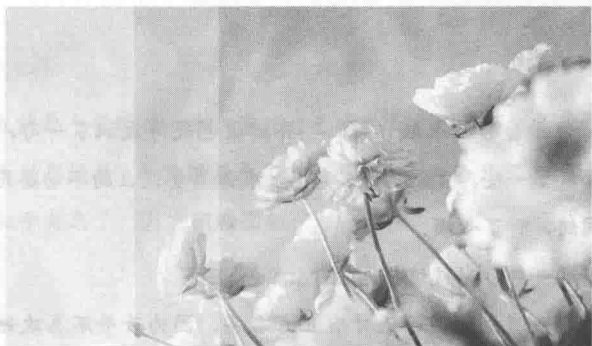




>>>>>> 楔子

如果不幸有源头的话……那么乔望舒人生的不幸源头必然来自那一天。那是1990年5月28日，农历的端午，乔望舒出生的日期。乔望舒的爸爸乔翰梁欢快地向她爷爷去报喜，爷爷皱纹纵横交错的脸却没有一丝笑意，半晌挤出一句话。

他说：“这个孩子不能要，自古端午是毒日，这天出世的孩子命不好，克父母，忌养。”

“爸，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还迷信这些。”话虽这么说，但乔老爷子的这番话还是像乌云一样盘旋在了乔翰梁心里，挥之不去，晚上，他犹豫了很久，还是心情沉重地跟刚哄着孩子熟睡之后久久地舍不得闭眼的妻子刘玉娇说了这事。

刘玉娇一听就尖叫起来：“乔翰梁，如果你和你爸敢动我的孩子，我马上就死给你看。”

乔翰梁伸出手，试图捂住妻子那张嘴：“你冷静一下，我没有说要动孩子，你这么大声嚷嚷是生怕隔壁邻居听不见吗？”“那你到底什么意思？听见又怎么样？你们敢打这主意还怕别人听不见？”“要

不要我帮你借套锣鼓来敲一敲？”乔翰梁也气得反讽了一句，过了一会儿声音软了一些，“我没什么意思，求你不要这么动不动要死要活、吵吵闹闹的，听了心烦。”

好好的一件喜事就这样恶化了。

乔望舒一直到满月那天才有正式名字，因为爷爷不喜欢她，不允许家里办满月酒，刘玉娇偷偷抱着她去庙里找高僧为这个孩子化凶为吉，却被小僧阻拦在门外，说高僧今天来了重要客人，让她们择日再来。

刘玉娇说：“那我去寺庙里拜拜，求个平安。”于是，刘玉娇抱着啼哭的孩子穿过长长的院落，停在一尊白色的观音像前，扑通跪下开始祷告。她大概没有心情认真看这间临水的房子，所以连有个陌生男人坐在不远处的雕花镂空屏栏旁喝茶都没有发觉，那个人也没出声。

那个人听到她想给女儿求个名字，不知何时走了过来，仿佛随口说：“你女儿是端午生的，叫望舒怎么样？含有‘迎取光明’的寓意。屈原的《楚辞·离骚》有言：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望舒，指的是神话中为月驾车的神。”

刘玉娇听到声音，惊慌地抬头看向那个人，她虽然只是一个没有太多见识的普通妇人，但一眼就看得出那个人非富即贵，她连忙点头，就在他想要道谢的时候，先前拦住他不让她乱闯的小僧突然跑进来说：“怎么到这里来了？这是我师父请来的贵客休息的地方。”

后来，刘玉娇再也无缘得见那个一身贵气的人，可是乔望舒却终于有了一个名字——给月驾车的神。

这似乎暗示着她，终将走过泥泞的青春，却永远无法拥有平凡的人生。她迟早要遇到那个宿命般的人，为他赶一生路。那是高高在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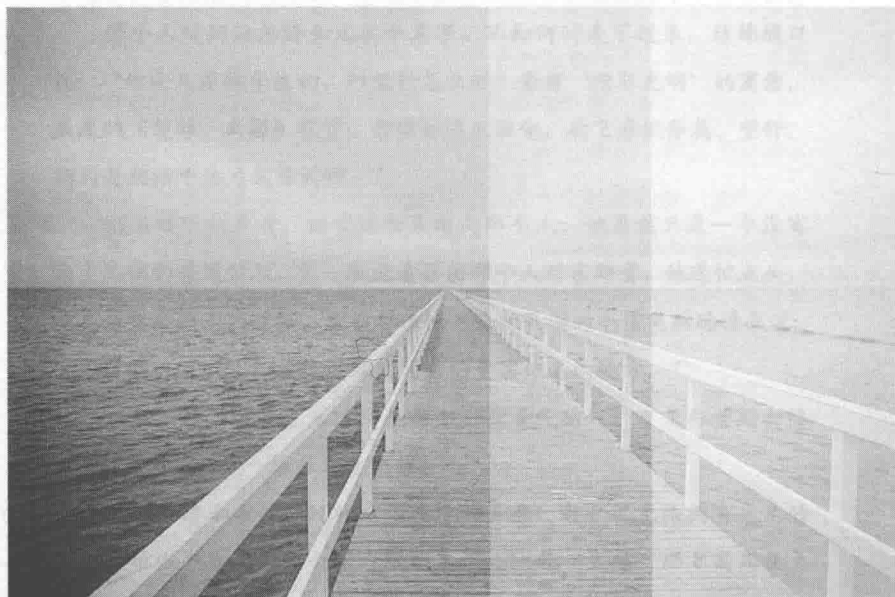
的月。或许每个普通的女生，遇到自己爱的人，都觉得他是高高在上、遥不可及的那轮月，而梦想着自己有一天，能成为给月驾车的神。只是，女孩们似乎都忘了，月有阴晴圆缺。

十

不是两颗心靠近就能拥抱取暖，也不是两个人分开就互不相关。

有些人，像月亮，而你是灰烬，他永远在你的夜空明亮，却永远到不了你手心；而有些人，像夜色，而你是太阳，无论你在白天如何光芒万丈，都永远抵达不了他的世界。

十





第一章

夜航



01

乔望舒的简历是在2013年7月3日出现在我邮箱里的。

我叫海藻，笔名，是一家叫“回声”的文化公司的漫画主编。

这几年国漫迎来了春天，各类门户网站和APP（应用程序）迅速崛起，实体漫画杂志和书籍也层出不穷。虽然杂志步入正轨后我就不再对外收稿，但投稿邮箱还是纷至沓来。

我每次打开邮件都会发现我所设定的收稿种类都已形同虚设，里面不仅有各类漫画，还有诗歌、日记、小说片段……应有尽有，体裁之多，品种之杂，让人应接不暇。

隔壁做时尚和影像类刊物的同事经常吐槽说，她收到不少图片投稿，大言不惭地打着标签“应征书模”，实际上都是某旅游胜地到此一游照，楼下某公园的搬小板凳晒太阳照，手机、自拍神器、美颜相



机量产出来的剪刀手45度角自拍照，“不忍卒睹”。

因此，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得了读邮件恐惧症，所有邮件一律不回不看，任其石沉大海。

之所以会再次关注邮箱这个“深水井”是因为我的杂志要从半月刊分为周刊，我需要急招一名助理编辑和美术编辑。

在一众简历当中，乔望舒的简历并不出彩。她面试的是漫画助理，爱好那一栏写的却是沙画，不过左上角照片上的乔望舒五官还算精致，瘦削，头发束起来扎成了马尾，一双眼睛里有倔强和潋潋的光。然而，我的眼睛却落在这样一张并不倾国倾城的照片上久久移不开视线。

——我见过她吗？对，我见过她，也是在照片上，但在任何一封图片投稿邮箱里。而是……

想到这里，我的脑中飞快地闪过一张十分英俊的男生的脸——他就是顾徊。没错，我见过乔望舒很多张照片，顾徊丢失的GUCCI（古驰）钱夹里有张用一块丝绒布包得特别好的证件照，照片上的人就是她。

不仅如此，后来，我才知道顾徊的手机里还有很多照片，侧脸，背影，皱眉，抬头，她在写作业，她在人群里，她背着书包，她打着伞……

作为一个漫画从业者，我确实看过不少美丽婉转的故事，这更加催生了我对现实生活中枝繁叶茂的故事的好奇心，尤其是故事的男主角有一张漫画男主角般让人过目难忘的美丽脸孔。

为这个，我亦做过很多猜测，只可惜顾大少实在不甚配合，在我最初接触他时，他留给我的印象就只有两个字：傲慢。

如果他知道我会遇见这个女孩，像是遇见命运的轮回和巧合，他会怎么想呢？



02

我是生日那天在一家量贩式KTV（提供卡拉OK影音设备与视唱空间的场所）捡到顾徊钱包的，这几年年岁递增，越来越不注重这些形式感的东西了，谁知临下班前我被一众爱热闹的同事簇拥着来到KTV。由于之前没有预订包厢，只有一间空出来的包厢，据说客人刚散还没来得及收拾。

大家也没在意，把生日礼物往沙发上一放，就开始一面招服务员来收拾，一面点酒水，点歌，忙得不亦乐乎。

我挺不喜欢唱歌的，因为五音不全，大概上天给我声音时开了一会儿小差，忘了给我歌喉，但那天被逼无奈还是唱了一首，至于是什么歌，唱歌的时候想着谁，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大家颇为尽兴，喝了不少酒，我有点儿头疼，说早点儿散了吧，明天还要上班，美编安婕不知从哪儿给我找来一个漂亮的大礼品包装袋，我晕头晕脑地将沙发上那些礼物一并收进袋子里拎了回家。

回去后我洗了个囫囵澡便睡了，一直到第二天早上整理这些礼物的时候才发现那个男式钱包，里面有好几千元现金，几张银行信用卡，一部黑色的最新款苹果手机，这款手机刚刚上市，再细翻里面似乎还有个钥匙包，钥匙包夹层里就是那张用丝绒布包得好好的照片。

那不是我的礼物，我不觉得这些小编辑中谁会慷慨解囊送我只一只GUCCI钱包，而且钱包还是男式长款的，那么必然是收礼物的时候收错了。

可是会是谁的呢？

那天在场的男生只有两个，据我平时观察，那两个男生一个好像没有用钱包的习惯，另外一个平常生活简朴得不行，早餐吃粉都舍不



得加鸡蛋，上淘宝买东西专给卖家差评，因为有一次某卖家给他退了二十块，特意请他取消差评。他更没有可能用奢侈品。难道会是别的客人忘在沙发上的？我承认，这个念头闪过的时候，内心同时滑过一丝窃喜。也许人的内心深处都有贪欲吧。以前有人跟我说，人的某种幸运是平常透支了漫长的不幸换来的，似乎也不无道理，要知道平常我买彩票可是连半毛钱都没中过。

我飞快地在脑子里计算，钱包的价格在三千块以上，再加上现金和手机，总值一万好几呢。可是次日一早去上班，心里一直忐忑，就连同事都看出我的异常，第二天，索性将这个罪恶的钱包带去了公司。大家都说真希望钱包是自己的，但可惜不是，问我可不可以分赃。

我回了四个字：想都别想。

一向花痴的安婕提议道：“海藻，要不去找人给手机开锁看看，手机里面肯定有主人照片，如果是个帅哥的，就去联系失主，没准桃花运就来了。”

“如果不是呢？”节俭男问。

“不是就不找了，把赃物卖掉。”

“你这也太势利眼了，我觉得帅不帅都不能找失主，帅能当饭吃吗？就算你说得对，桃花运真的来了，像这种又帅又有钱的男的铁定是一花花公子，到时你们海藻姐还不赔了夫人又折兵，伤心的还是她。”

“喂，张纯生，你这个人心理怎么这么阴暗。太没有梦想了，当时怎么就把你招进来了。”

我没理会他们的吵闹，找来充电器，把手机放在自己办公桌上充电，并随手开了机，5分钟后电话打了进来，一个稍显冷淡的男声：

“我是你手中这部手机的主人，钱包和里面的钱都给你，请你把手机和里面的钥匙包还给我。”

我特别不喜欢他说话的口气，一点儿礼貌也没有，故意刁难道：



“先生，钱包和钱已经在我手上了，你觉得我为什么要把手机给你？”

“说吧，你有什么条件？”

我本来就想把东西都还给他，但他的话透出一股浑蛋气质的优越感，这激发了我更多的不爽。

“给我十万块。”我脱口说了句自己都觉得缺德的话，话音刚落，办公室里所有的同事都朝我看过来，用一种震惊的刮目相看的目光，简直要将我凌迟了。

“你还真敢狮子大开口。”

“怎么？那女生的一张照片不值十万吗？”反正，话已出口，我硬着头皮继续挑衅道。

“虽然我们素不相识，但我不喜欢别人动我的东西，也不喜欢别人威胁我，这部手机装了追踪软件，可以查到你现在的位置，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很显然，他的意思是如果我不给他东西，他会找过来让我好看。我想，这还真不是一个简单的主啊。

03

我去见了顾徊，安婕也非要跟过来一睹尊容。

我们约在一家星巴克，他竟然比我晚到几分钟。说实话我讨厌迟到的人，因为我就是。但既然来了没有无功而返的道理，我找了个位置，要了两杯咖啡，百无聊赖地按着手机的home键（有返回功能的键），安婕也拿过去玩了一会儿，说：“怎么还不来啊？”话音刚落就对着我们自拍了一张。我说你赶快删掉，她却递过来无辜地说：



“又锁了。”我极力忍住了掐死她和把手机砸了的冲动。经过了这一段插曲之后，安婕不闹了，眼睛像雷达一样扫视着门口每一个走进来的人。

大约两分钟后，她用手指戳了戳我，发出一声含意不明的低分贝尖叫，并连忙用手半掩着嘴对我说：“你看门口，不会就是他吧，天啦，还真说中了，高，帅，富。”

我朝门口的方向看过去，果然看到一个一米八几、衣着光鲜引人注目的发光体闲庭信步般地走进来。他似乎不经意间一眼扫过了整个星巴克，很快落在下意识举了举手机的我身上。

“是你们？东西呢？”这是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

“东西我带来了，你先坐吧。”这个时候，我决定为了他这张脸，原谅他的无礼。他有些狐疑地看了我们一眼，还是拉开椅子坐了下来。我说：“把你的手机锁屏密码告诉我，刚刚我朋友拿过去不小心拍了张照片，被存在手机里了。”他像看笨蛋一样看着我们，吐出几个字：“我会删掉的。”拿他手机拍照已经够让我丢脸了，一想到他看到那张傻傻的照片，就想咬舌自尽。

我笑了笑拿出他的钱包，说：“除了手机在我手上，其他东西都在里面，钱我一分没动，你可以点一下。手机我只删一张照片也会还给你。”

他接过钱包，只用眼睛确认了一下钥匙包还在，便拉上了。然后对我吐出四个数字：0505。我飞快地开锁，点开相册，准确无误地找到我和安婕那个家伙拍的那张有些模糊的照片，却不经意间再次在相册里看到了那个女孩，之前那张照片里的女孩，只是当着他的面，我没好意思翻看，将手机还给了他。

与此同时安婕已经开始问他的名字和电话了。对方居高临下看了她一眼，吐出两个字：“顾徊。”



安婕说：“你的形象和气质很适合给我们时尚杂志当书模，你要不要考虑一下，留个电话，我把你推荐给时尚刊的主编。”安婕这么一说，我还真觉得这个提议不错，作为一个美编，她总算说了句靠谱的话，没有白跟我来这一趟。我以为顾徊会落入安婕的陷阱愉快地答应，然而顾徊却冷然拒绝了。他拿出一沓钱放到我面前，说：“一万块。你点点。”

安婕说：“我知道你可能不信任我们，但我们是靠谱杂志的编辑，不是坏人，这是我们漫画主编海藻。”她突然严肃地指着我，让我有些不好意思。

我没有去碰面前那沓钱，说没有心动是假的。但我有我的原则：“安婕说得没错，你可以考虑一下她的提议，对了，这钱你还是留着吧。”

他大概也没想到我这个狮子大开口的女人会做出这样三好学生的事情，愣成了一尊美人雕塑。

回到办公室之后，安婕对此事做了一番大肆宣扬，其中总结了两个要点。要点一：顾徊很高很帅。要点二：海藻姐很酷很酷。

当大家得知我酷的原因是“拾金不昧，拒收酬金”之后，果断推翻了安婕的观点，他们拥戴的新观点是：海藻姐很傻很傻。不过后来，乔望舒来到我们公司之后，他们对很傻很傻有了新的定义。

04

我回复了乔望舒的邮件，让她在周一带齐相关证件来面试。

周一下雨，路上堵车严重，我到公司的时候乔望舒已经等在会议室，一见到我进门就站起来说：“你好，主编。”



她的样子比照片上要更漂亮些，穿一条刚及膝盖的鹅黄色连身裙，虽然裁剪简单，但线条利落，恰到好处地勾勒出她略微瘦削的身材，亦可以看出做工并不粗糙。

“等很久了？”

她柔声回答：“没有。”

我问：“你怎么知道我是主编？”

她说：“我买了杂志，上面有你的照片，而且，你的资料和照片我以前在网上也看到过。”

这是一个让人满意的回答，她买了杂志，说明她做过功课，她在网上看过我的资料，这能让我的虚荣心得到满足。虽然我不会承认有这种虚荣心。

而她答得那样自然，不卑不亢，仿佛谈论今天的天气。果然很会收服人心，我在心里想。后来我才知道安婕领她来会议室的时候好心地告诉过她：“一会儿来得最晚的那个就是我们主编。”所以，我后来严重怀疑是因为这个，她才准确无误地认出了我。我交代乔望舒在会议室等一会儿，回到办公室一忙，竟然忙了两个小时，我带着几本漫画杂志再次踏进会议室时，说：“既然你看过杂志了，那就说说你的看法。如果你还看过其他同类杂志的话，相对说一下。”

“6月刊X杂志有三个错别字。”乔望舒说了一句噎死我的话，又补上一句，“不过，比Y杂志少一个。”

我最终还是把乔望舒招进了公司，因为她做了一个强而有力的国漫期刊市场分析和方案给我，从栏目策划到市场终端，到受众群年龄及心理状态竟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

我从策划案里抬起头，突然问：“小乔，你有男朋友吗？”

如果你留意过求职简历，会发现上面除了年龄、籍贯之外还有一栏：婚否。



HR（人力资源管理）们想知道的无非是你有没有家庭牵制，这些因素是否对工作造成影响。

而很多企业的HR在面试的时候会问我上面问到的这个问题，我会问乔望舒这个问题纯属好奇，我想知道我遇到的那个保存了她很多照片的顾徊到底是不是她男朋友，而乔望舒的回答让我很意外，她说：“还没有。”

说话时，她双眼平视，目光没有闪躲，不像撒谎。

顾徊竟然不是她男朋友，敢情是他暗恋乔望舒。

然而我很快就否定了这个想法，暗恋是多么孤独的内心游戏，绝大多数暗恋之所以没有变成明恋都是源于暗恋者的自卑，而我不能想象顾徊这个狂妄自大的家伙会去暗恋一个人。

又或者是求而不得？

可顾徊虽然性格欠揍了点儿，但瑕不掩瑜吧。这样的人怎么还会有人让他求而不得。“那你也没有喜欢过人？”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样想要探究一个同龄女孩的感情史，并且觉得自己的好奇心越来越重了。“有的。”乔望舒的回答却再次让我深感意外。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我注意到说这两个字的时候，她的脸有点儿红了，眼神不由得温柔起来，那个瞬间，我觉得她特别少女，灯光打在她身上，像是为她镀上了柔光，我敢肯定此刻她心里想着的是她喜欢的男孩。

“既然喜欢为什么不在一起？”这样的问题是我想问也问不出来的，因为我深知尘世冷暖，你爱一个人，或者被一个人爱着，大多身不由己。

有时，一粒石子一朵花一阵风都能成为爱情的阻碍，更何况在这浩瀚宇宙里，不是两颗心靠近就能拥抱取暖，也不是两个人分开就互不相关。



有些人，像月亮，而你是灰烬，他永远在你的夜空明亮，却永远到不了你手心；而有些人，像夜色，而你是太阳，无论你在白天如何光芒万丈，也永远都无法抵达他的世界。

我说：“乔望舒，你去找行政填张表，把身份证复印一遍，明天来上班。”

好在，还有明天啊。乔望舒，你可能不知道，那天你带着故事和伤痕来到这里，我心里想的是，来日方长。

05

我们公司有条灭绝人性的规矩，那就是每个新人都必须打扫一个月卫生。Boss（老板）是个吹毛求疵的处女座，他没事就会派人来公司视察一遍，看看白色地板是否一尘不染，洗手间是否芬芳扑鼻，玻璃窗户是否明亮耀眼。只要在哪里看到一根头发就会严厉要求把全公司卫生重搞一遍。

得到这项艰巨任务的乔望舒每天总是来得很早，走得很晚，有时还会被别的同事使唤买咖啡饮料，中午去为他们打饭。

安婕私下跟我说：“乔望舒真是傻得可以，张纯生让她去买饮料也不给钱，她就自己跑腿又赔钱。你说傻不傻？”

我笑笑：“我倒觉得她挺聪明。”

半个月后，一次小组会议，我在会上说，小乔是主编助理，大家不要把她当成自己的助理。”

乔望舒感激而又意外地看向我。

散会的时候，她走过来，轻轻地和我说了声谢谢。

然而到了第二天第三天，她还是照旧帮大家打饭，张纯生无辜地



跟我说：“是她自己主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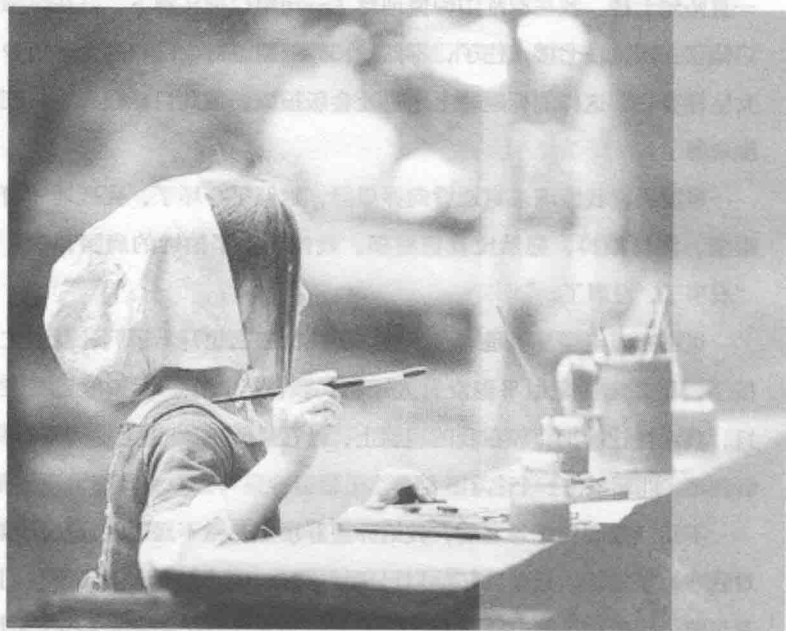
既然如此，我也不好再插手说什么了。

乔望舒真正坦诚对我，是有一天晚上，我加班。和她搭乘一部电梯下楼，那天电梯下到十楼的时候出了故障，突然失控地飞坠下去，一直坠到七楼，我在混乱中惊慌地骂了一句粗口抱头蹲下，好在电梯只坠了三层，在七楼卡住了，不然我和乔望舒绝对会以“两个妙龄少女坠梯身亡”这样的标题登上明日社会版报纸，从此只能让人感叹红颜命薄了。

事发后，我惊魂未定地看向乔望舒，她似乎吓坏了，死死地闭着眼睛，浑身颤抖，显然比我更狼狈。我伸手拍了拍她的肩膀，说：“没事了，没事了。”

也不知道电梯是不是卡在了楼层中央，怎么也开不了门，我急忙按了警报，电梯室似乎也没有人守着，我便一直按，乔望舒还在发抖，我索性让她把头靠在我的肩膀上，就在刚刚下坠的刹那，我似乎听到她尖叫着喊出一个名字：路涯。

不知道是因为危急之后，我给乔望舒那点儿微不足道的安抚让我对我产生了信任，还是为了给自己平复恐惧，或者是乔望舒觉得我们有可能一起死在这部电梯里，总之，就在我们相依为命等待救援的时候，伴随着急促的电梯警报声，她第一次开口和我讲起了她的故事。



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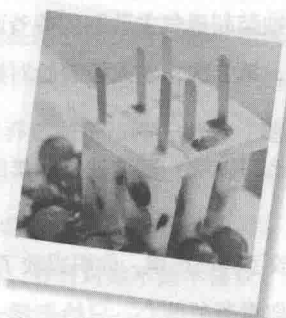
一个人想得到另外一个人的心不是件多么容易的事，除非那个人一开始就对你不设防。

他无视你的入侵，手中有刀剑，却节节败退，哪怕因此失了江山，失了天下。



第二章

插曲



01

乔望舒是从一根冰棒开始讲起的，那种五角钱一根的老冰棒，现在街上还有不少人在卖，不过现在的小孩子都不太爱吃这个，只有那些怀旧的大人会买一根，吃两口就扔掉，感叹再也不是儿时吃到的那个味。然而童年的乔望舒却很没出息地觉得那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了，幸运的是，乔望舒的爷爷开了家小商店，爷爷有一台老旧的小冰箱，就进那种老冰棒和颜色鲜艳的汽水卖，不幸的是，爷爷不喜欢乔望舒，从她出生起就不喜欢。因此，每天都能吃冰棒这个愿望乔望舒没有实现。

不过比乔望舒小半岁的表妹李瑟却实现了，表妹是大姑的女儿，寄养在乔望舒的爷爷家，她不仅每天可以吃冰棒，还有各种零食，红彤彤的辣条、方方正正的臭干子、奶白色的五香瓜子粒、彩色的泡泡